

苏萍 著

情系

滹沱河畔

解放军出版社

QINGXI
HUTUOHEPAN

◎ 苏 萍 著

情系 滹 沱 河 畔

解 放 军 出 版 社

QINGXI
HUTUOHEPAN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情系滹沱河畔/苏萍著. —北京: 解放军出版社, 2007

ISBN 978 - 7 - 5065 - 5509 - 8

I. 情... II. 苏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42212 号

书 名: 情系滹沱河畔

作 者: 苏 萍

责任编辑: 李建力

封面设计: 祝 洪

责任校对: 于 亮等

出版发行: 解放军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: 100035

电 话: 66531659

E - m a i l: jfjwycbs@public.bta.net.cn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瑞哲印刷厂

开 本: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
字 数: 350 千字

印 张: 13.5

印 数: 1 ~ 3000 册

版 次: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065 - 5509 - 8

定 价: 27.00 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—

太岳山脉叠峦起伏,似虎踞龙盘,跃跃欲驰,群山争峰筑成铜墙铁壁,在红日照耀下,自由之声在这里纵情歌唱。

越过那崇山峻岭,一眼望去,在那高山下面的洼洼里,有一片绿荫荫的丛林,隐约可见一个村庄的轮廓,她像一盘翠绿的宝石,镶嵌在高山的半腰间。

走过几十里路的司马丹青,对一同来上学的李跃东说:“根据老乡介绍的情况,我看前面不远的那个村庄,大概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学校住的地方吧,我们要到达目的地了。”

李跃东说:“我也走累了,既然快要到目的地了,那我们就不需要再急着赶路了,坐下来休息一下吧!”

司马丹青自己觉得并不很累,但在脑门上、脖根子里也都是汗露露的了,他说:“也好,那就休息一下吧。”

二人找了一块石头,就坐在石头上歇息下来。

由于将要抵达上学的学校,司马丹青心中骤然兴奋起来,他思考着:在现在的战争环境下,我居然还能上学读书,真是难能可贵,自己在参军前,只念到高小四年级,当时期盼着高小毕业后能上中学,没想到日本鬼子

打来，把一切都打乱了，我只好辍学参军了，自己怎么会想到还能上中学呢！他又想到队伍里刘指导员对自己在临行时说过的话，那是多么语重心长啊！他告诉我说：“那是一所军事化的革命中学，担任领导和教员的同志，都是从机关部队抽出来的有文化的干部，为的是让有志青年，能得到培养教育，成为抗战建国的栋梁之材。你能去上学，我祝贺你，你要努力上进，对得起领导上的关怀，为自己将来的革命前程打好基础。”想到这里，司马丹青默默地说：“我得珍惜这次上学的好机会，应该好好学习才是。但想要好好学习，不等于真的能学好，还得看今后怎样学，怎么才能学好。”

李跃东问：“你在想什么？”

司马丹青回答：“我在想，我们该怎样对待这次上学的好机会。”

李跃东说：“别想那么多，老师怎么教，咱们就怎么学，听老师的，没有错。”

司马丹青说：“我们要学习的东西，我想不单是老师讲的东西，还有课里课外的东西，还有自己要学习的东西，学习也有个深浅的问题。”

李跃东又问：“你说，我们怎样学，才能学好？”

司马丹青说：“我认为应该多思考，做到融会贯通，最重要的是要多动脑子。”

李跃东说：“我可不想费那么多脑筋，取个中等成绩，我就满意了。”

“如果不肯动脑筋，中等成绩恐怕你也难取得。”司马丹青说。

李跃东甩了一下头，说道：“我在小学上学时，时常受到老师的夸奖，那时，我就没费多大脑筋，还贪玩呢！”

司马丹青说：“小学学的东西简单，中学学的东西，就不同了，尤其是现在我们要去上学的地方，不是一般的中学，而是军事化革命的中学，要求我们学的东西，可能很多，可能有许多东西我们不曾想到过。”

李跃东问：“究竟会有哪些不同地方？”

司马丹青说：“你就不要问了，我也说不大清楚，反正我们得用心听，用心学，多动脑筋，不要满不在乎，不能辜负领导上对我们的关怀和信任。”

李跃东没有再吭声，只是点了点头。

建立在山腰间的这个村子，名叫拓崖沟，有七八十户人家，村前是一片树林，靠近树林有一块庄稼地，远处望去，只能看见那庄稼地长着矮小的禾苗，分辨不出那里是何种农作物。村子背后，是嶙峋陡峻的山峰，有一条小路绕过山峰，通向迷雾的远方。

司马丹青和李跃东走近村里，见墙面上刷着——团

结、紧张、严肃、活泼——八个大字，司马丹青心中说：这大概是对学生提出的要求吧，团结、紧张，尚好理解，那“严肃、活泼”是何意思，还得琢磨才会晓得。可巧，走在街上，碰到一个学生模样的青年，司马丹青上前向其询问：“我们俩是来学校上学的，该到哪儿去报到？”

“到队部去报到吧。”那人用手指着队部住的院门，接着说：“往坡上走。”

俩人正向坡上走去，忽然听得街旁院内传出高昂的歌声：——敌人从那里进攻，我们就将他消灭在那里……他二人停下脚来欲往下听，又见从队部内走出一少年，朝着他俩走近，问道：“你们是干什么的？”司马丹青说：“我们是来上学的，要去队部报到。”

“那你们就跟我来。”那少年在前面引着他们走，到了队部院内。这儿原是老乡的住房，房东将其腾出来，现在交由学生队队部住着。这学校的学生们，也都是借住老乡的住房，有些房子是老乡们现住房，专门腾出来，让给学生们住下了，有些房子是老乡们闲置的房子，放些杂物，学生们借过来，拾掇拾掇，住在里面。

来到队部，司马丹青见一位身穿军服的年长者，心想：这可能是领导者，便向其敬过礼，那少年对他二人说：“这是我们张队长。”司马丹青将怀里揣的介绍信掏出来，递给队长，说道：“我们是来学校报到的。”

张队长看过信，说道：“你们是边区保卫团介绍来上学的，好啊！欢迎，看得出你们的岁数不大，竟然都当上八路军，打过仗吗？”

“打过几次。”司马丹青说。

“我没打过仗，只当过勤务兵。”李跃东说。

“你们从前上过什么学校？”队长问。

司马丹青说：“上过高小的四年级。”

李跃东说：“上过小学。”

张队长说：“看来你们还得补习一下文化课。”然后说：“这所学校学的文化课程同一般的中学差不多，最重要的是要学习政治课和军事课，这是这所学校培养革命后备力量的特殊需要。队伍上给了你们这样一个学习的好机会，你们可要努力学习啊！要像八路军打仗那样，克服学习上遇到的困难，你们一定能学的好。”

李跃东说：“没有问题。”

司马丹青说：“我们一定努力学习。”

张队长接着向他二人介绍过学校的一些规章制度，然后就分配他二人到学生队的一个班里。

那少年是队部的通信员，名叫耿怀仁，对他二人说：“我送你们去班里。”他见这两个来上学的青年，都穿着军服，其中一个还说打过仗，不由得心里产生了几分羡慕，对他二人很是热情，边走边说：“在这儿的学生们也

经常搞军事演练,就是没有枪,比不上你们在队伍里,能真枪实弹地打鬼子,那般威武。”

司马丹青问:“你喜欢当兵打仗吗?”

“当然喜欢,只有在战场上,才能显示出男子汉的英雄气概来。”耿怀仁说。

司马丹青说:“说的好,待我学习结业后,我可以带你去当兵。”

“那敢情好。”耿怀仁机灵了一下。

这个老乡的院子共有五间住房,房东老乡将两间住房腾出来,让学生们住下,而自家三代人,分别挤在两间正房的大火炕上,另一间是伙房。老乡们知道,这些年轻的娃娃是为了抗日,才背井离乡地来到这山凹凹里求学,怪不容易的,又见他们起早贪黑,出操跑步,上课训练,还要帮着乡亲们劈柴铡草,挑水扫院子,整天忙个不停,实在让乡亲们看着心疼的慌。所以,同学们与房东老乡的关系甚是融洽。住在这家老乡院内的同学,原来有七人,司马丹青和李跃东来到这班里,就有九个同学住在一起了,同学的数目增加了,自然比以前更加热闹了。正在忙着对笔记的同学们,突然看见来了新同学,无不喜笑颜开,没等班长吩咐,大伙便你争我夺地帮着新来的同学,解背包,让位子,有的同学忙去给新同学打洗脸水,有的同学端来开水让新同学喝,班长欣喜地对

新来的同学说：“千里有缘来相会，尽是立志报国人，凭着一身豪迈气，敢驱敌寇回老家。”众同学齐声欢呼：“噢！说的好。”

接着，同学们你一言他一语地向新来的同学问这问那，班长说：“大伙别问那么多，以后有时间再问。”接着对新同学说：“你们走累了吧！先休息一下，肚子也许饿了吧！”司马丹青说：“累倒不算累，肚子确实有些饿了。”班长说：“现在快到开饭的时候了，你们带着吃饭的碗筷没有？”

“用茶缸子可以吃饭，筷子么，随便找个棍，就可以当筷子。”司马丹青说。

班长将自己吃饭用的竹制筷子，递给司马丹青，一位同学也把自己使用的筷子，给了李跃东。司马丹青说：“有大家这般热情相待，我们没吃饭，肚子也不觉得饿了！谢谢各位同学。”

李跃东说：“我叫李跃东，大伙叫我小李就是了，他叫司马丹青，参军的资格比我老，还打过仗，你们提的那些问题，我回答不来，他能回答。”

司马丹青瞅了李跃东一眼，然后说道：“打仗的故事，我以后会给大伙讲的，说到抗战的形势，我也是听领导讲的，抗战是长期的，现在还处在相持阶段，走完相持阶段，才能转入反攻阶段，在相持阶段内，敌我斗争，还

会是残酷的，只有到了反攻阶段，才能像秋风扫落叶那样，让日本鬼子无处躲来无处藏，打败日本鬼子，我们就要建设富强的新中国。”

同学们暗暗地高兴着，没有人再提问题，大伙又將注意力转回到校对笔记上去了。

司马丹青见同学们那么认真地校对着笔记，心里说：“看来这记笔记能算得上是学习过程中的一个难点，没有课本，全靠听教员讲课，记笔记，真不容易啊！这是不能用咬紧牙关来克服难点的，得用敏捷的速记方法才能解决问题，我能做到吗？少不了下课后，得靠同学们相互帮助来弥补了。”

开饭的哨音响了，动作迅速的同学们，拿着碗筷，走到伙房院内，排起队来，今日的饭菜是热气腾腾的麦子面窝窝头，一小盘豆芽菜，外加一碗连米带菜的稀饭，吃罢这顿饭，李跃东说：“我没有吃饱。”班长说：“你看见啦，每人都是分这么多的菜饭，因为是粮食不够吃，学校实行吃饭定量。”

司马丹青说：“饭吃不饱不要紧，这点困难是可以克服的。”

下午，是上劳动课，地点是野外树阴下，同学们在一片沙土地上，要用一块一块的石头，铺在课堂的场地上。原来，学校没有固定的课堂场地，现在要用石头铺成课

堂的场地,要是铺好后,既不怕积水,又能当饭堂。但铺这样的场地,得从后山脚下,一块一块地搬石头过来,那是很费力的。起初,班长对司马丹青说:“你们刚来,走了一天路,一定走累了,今天就不要去工地劳动了,在家里歇息吧。”司马丹青说:“我们不累,既然是上劳动课,我们怎能不去呢?”

充足的阳光,照射在同学们的身上,汗水从他们的脸上淌下,身上的衣服也被汗水浸湿了,一块块阴湿的图案,显眼地挂在同学们的衣背上,他们要从远处搬起石头来,抱在胸前,一块一块搬运到工地上,身上沾满了黄色的泥土。已经搬运了三个多小时,不仅累得够呛,而且肚子也饿的发慌,发出咕噜咕噜的响声,饭本来就没有吃饱,所以不到开饭的时间,大伙就有了饥饿的感觉,加上劳动,饥饿来的更快。

班长喊着说:“同学们,再加把劲,石头运得差不多了,再用一些时间,将石头搬完,咱们就收工。”

虽说大家又累又饿,但同学们并未叫苦,几十号同学,填坑的填坑,运石头的运石头,忙了一个下午,只填平了低洼地,铺了不大的一块地段,运来的石头还没全铺上,收工后,大伙先回到宿舍,司马丹青没想到竟然累的腰酸背疼,他问李跃东:“这劳动课你上得怎样?”李跃东说:“我能挺得住。”司马丹青知道,他一定和自己

一样,会感到身上不好受,可他没说出来,足见他有股着吃苦耐劳的劲,不叫苦,值得向他学习。当班长向他们询问:“今天的劳动强度大,你们受得了吗?”司马丹青说:“没问题,当然初次参加这样的劳动,会感到有些不适应,如果继续劳动下去,那是会适应的。”班长点点头说:“是这样的。看来你们是很能吃苦的。”

司马丹青在晚上睡觉时,由于身上不舒服,翻来覆去睡不着,他想着:张队长准是个老八路,对人态度和蔼,问话直截了当,对我们来学校上学,和部队首长一样有着相同的期待并亲切的关怀着我们,他可能就是部队上派到这学校里来领导学生的,他又想到:乍来到学校,这学校里的同学们,火一般地热情,无微不至地关照,这使得我们不禁一股暖流涌向心头,那身上不适的感觉,像浮云一样荡然漂去。

东方现出鱼肚白,袅袅炊烟从各家各户的屋顶上冒出。司马丹青所在的三排七班,听得哨音后,大伙紧张地起床,便跑步进入街上的队列,“立正、向右看齐!”分队长接着喊出:“向左转、齐步走。”齐步又转跑步,沿着村边的路径,跑出约有六七里路,然后再跑回原地,就这样,这日用跑步代替了早操,回到住地院内,同学们你拿起扫帚,他抄起铁锹,大家动手扫起院子来,挑水用的水桶,也被同学们抢去,动作稍迟的司马丹青,没拿到扫院

子用的工具,他心里没抓没挠的,只好等着从别的同学手中接过扫院子的工具,直到院子扫完了,也没有人让他接替。他好心灰,司马丹青思谋着:明个我一定先抢到扫帚,又一想:“何必抢来抢去,如果把分成两组,轮流着搞院子里的卫生,不就不会出现抢扫院子用的工具了吗?”休息下来后,他向班长提出了自己的这个建议,班长采纳了他的建议,问题解决了。

早饭后,司马丹青参加了今日的军事训练,课目,是队列训练,司马丹青心想:在队伍里,队列训练自己是过了关的,这种训练难不倒自己,不过,李跃东因工作关系,他很少参加队列训练,得让他注意些才是。他问李跃东:“你以往参加过多少次队列训练?”

李跃东说:“没记着,反正次数不多,不熟练。”

司马丹青说:“你要认真对待,注意些,不要让人家说我们当过兵的人,还做不好队列训练课目,那会让别人耻笑的。”

“我注意就是了。”李跃东说。

在操场上,李跃东的动作做的不错,课后同学们开讨论会时,有的同学提出:这队列训练,在打起仗来能用的上吗?

班长说:“当然用得上。”不过,他没说什么用,而是让司马丹青说一说战场上怎么用。

司马丹青直言说，“队列训练是礼节，是形式，打起仗来，是不顶用的，但就其内容来说，是要在操场上训练出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军事素质来，而一切行动听指挥是八路军三大纪律的第一条，只有一切行动听指挥，打仗才能得胜利，所以一切行动听指挥，要在平时生活中养成，在训练场上练就，操场如战场，就是这个意思。”

班长说：“司马丹青说得明白，说得好。”班长接着说：“要我说，我就说不大清楚，今后在军事课学习上，大家有什么问题，就向司马丹青请教吧。”

司马丹青说：“知道的，我可以说，不知道的，我也说不来，还是听教员讲课吧。”他接着说：“我在街上，看到墙面上刷着这样几个大字——团结、紧张、严肃、活泼的字样，对其中（严肃、活泼）的含意，要求是什么，不甚理解，望同学讲给我听。”

班长说：“据我的理解，严肃就是指坚持原则性，要遵守纪律，在操场上训练有严格要求。”一同学接上来说：“‘活泼’是指过民主生活。也指唱歌跳舞，生活活跃等。”

班长说：“这样说也对，不过，不够全面，在学习上，看问题要多加思考，不能死啃书本，要联系实际，思想要活跃起来，讨论会要积极发言，这些都是活泼的范围，当然还包括快乐的意思，在艰苦生活中，提倡乐观主义。”

司马丹青听后，恍然大悟，心里说：这讨论会确实是个好东西，一经过讨论，将不明白的问题，一下子就明白过来了，他对班长说：“你讲得太好了，这样的解释太精辟了，恐怕教员也未必解释的比别人强。”

班长说：“你说得哪里话。我看，想要学到一些真正的知识，必须集中大家的智慧。”

司马丹青说：“是的，以后我们大家要在一起，多琢磨。”

用了两个早操的时间，同学们使劲地将课堂上那块没铺好石头的地方铺好。这天，大家来到这个新建的课堂上，上课了，哨音响起了，学生队集合完毕，大家向课堂方向走去，司马丹青看到课堂上，全部铺好石头，那西边的一块地方，还是本班的同学铺的，劳动创造了成果，让他欣慰。他心中说：“有了这石头铺成的课堂，就是再下雨，场地也不会泥泞积水了，若是上面再搭上棚子，就是下雨也能在这儿上课了。”原来，学校领导上，考虑过要搭个棚子，但想到搭棚子就要砍附近老百姓的树，老百姓能同意吗？领导上觉得，老百姓的利益不能侵犯，所以也就取消了搭棚子的计划，司马丹青没想到这些，他不解地问班长：“为何不在课堂上搭个棚子呢？如果搭上棚子，下雨天也能在这儿上课了。”班长说“搭上棚子固然好，但是要搭棚子，就得砍老乡的树，如果你

是这里的老乡，你会高兴吗？你就是不白砍他们的树，他们也是不乐意的，老百姓不乐意的事，我们不能做，所以学校领导上就不再考虑要搭棚子了。”接着说：“群众的利益，我们应时刻考虑，队伍上不是规定有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吗？砍老百姓的树，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大事啊，是犯忌的。”

司马丹青恍然觉悟了，他想到，过去我们住老百姓家里，是很注意爱护群众的一切东西，怎么现在这个问题上，自己就忘记了呢？看来，自己还没有彻底解决群众观念的问题，这是课外的一课。

一位瘦高个子的老师来到课堂上，司马丹青的眼睛立刻转到这位老师身上，这老师看上去，年龄不过二十几岁，脸上堆满笑容，眉眼间闪耀着智慧和神情，讲起课来有条有理。今日的讲课内容是社会发展史。司马丹青坐在队里发的小板凳上，膝盖上垫着一块小木板，他边听讲，边记笔记，听得入神。当老师讲到：奴隶社会向封建主义社会发展，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，都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；由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、共产主义社会发展，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……。司马丹青听得特别新鲜，引得他想了许多问题，打败日本帝国主义，要建设的新中国，该是怎样的社会？想着想着落下了不少笔记，追记已来不及了。课上完后，同